

舊城南裡的新風景——

談《城南舊事》再譯的可能與傳遞

廖佳慧*

摘要**

兒少文學用字簡單明瞭、行文風格直接，好的故事配上鮮活插圖，大人小孩皆能從中享受閱讀樂趣。兒少文學訴諸於普世價值與人類共同情感的特質，更易為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譯本讀者接受。本研究主張，林海音女士深具語言文化共融特色的《城南舊事》，若透過兒少文學譯本形式進入海外出版市場，或能有益於臺灣文學在國際社會上的傳播。

《城南舊事》(1960) 描述林海音(1918-2001) 於 1920 至 1930 年代在北京城居住的童年故事。兩位譯者——般張蘭熙女士與齊邦媛教授——投注大半心力於該書的英譯，過程中遭遇語言與文化差異上的雙重嚴峻挑戰，最終於 1992 年付梓，距離原作面世已將近三十年光景。儘管兩位譯者當時竭力克服翻譯困難，但是同樣的難題仍在現代語境中再次浮現。

本研究論辯該作品的外譯傳播手段必須納入時下語言使用習慣、文化流變因素，以及當代讀者的接受反應，透過吸引新讀者，進而延續作品的生命與價值。林海音的生平與書中人物的成長經歷有如跨文化縮影，輝映著臺灣歷史裡新舊移民相互包容並存的過程，而經典的再譯也有助於形塑臺灣文學裡的多元文化身分認同。

關鍵詞：兒少文學翻譯、林海音、傳播、讀者反應、認同建構、跨文化教育

收件：2020 年 10 月 20 日

修改：2020 年 12 月 08 日

接受：2020 年 12 月 15 日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chiauiliao@yahoo.com.tw。

** 本文構想源自某翻譯課堂上的再譯提案活動，感謝當時參與學生的慷慨，讓研究者於以下口頭論文發表展示其提案封面及實作成品：〈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ranslating *Memories of Peking*〉(2018 年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第八屆年度會議)，並感謝高鈺淨小姐幫忙整理課堂及會議中使用的中、英文對照表格。該論文繼續延伸議題為〈The Predicament and Potential of Translating Taiw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 *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ies*〉(2019 年第三屆台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台灣文學譯者論壇)。感謝兩場與會學者和匿名審稿人的提點與建議。

Retranslating *Memories of Peking* as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Chia-Hui Liao*

Abstract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stically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featuring common elements of storytelling and illustrations, where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can find pleasure in reading. It is arguable that Taiwanese literary works could be more easily accessible to international readers via this particular genre which tends to tap into universal values and emotion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ceptiveness and pathways of the translation of local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predominantl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works. With a growing global interest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ranslating local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could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mong which Lin Hai-yin's 林海音 (1918-2001) *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ide Stories* 城南舊事 (1960) is a classic.

The book depicts the author's childhood in Peking (now Beijing)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As a culturally diverse Taiwanese writer, Lin and her work correspond to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society. Its translators, Nancy Ing 殷張蘭熙 and Pang-yuan Chi 齊邦媛, took great efforts to provide a quality English version for adult readers and scholars. The full translation was only published in 1992 as the book posed considerable linguistic challenges (e.g., dialects and local slang) and cultural difficulties (e.g., different social norm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lthough both translators manag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similar predicaments re-emerg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 disseminating approach incorporating modern language use, cultural shifts, and contemporary readers' responses could be useful to promote the work and interest new readers. Also, disseminating strategies integrating Taiwanese military village culture and nostalgia tourism may be adopted to reflect how the island has been constantly evolving by receiving immigrants and their customs to form our own Taiwanese multicultural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mail: chiahuiliao@yahoo.com.tw.

identity.

Keywords: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n Hai-yin, dissemination, reader respons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Received: 20 October 2020

Revised: 8 December 2020

Accepted: 15 December 2020

1. 前言

翻譯是一國文化和文學遺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扮演著國際宣傳的重要角色。對臺灣這塊蕞爾卻蘊含豐富文化、語言，並融合東西方價值觀的島嶼而言，翻譯是提高國際能見度的有力傳播路徑。例如：國立臺灣文學館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定期規劃「譯者駐村計畫」，邀請海外漢學家和臺灣研究學者來臺駐地，體驗在地文化，同時分享各自對翻譯臺灣文學作品的經驗與想法，以期吸引更多國際譯者投入臺灣文學的外譯。此外，文化部近年一直推動臺灣文學外譯，除了設立「翻譯出版獎勵計畫」，亦建置 Books From Taiwan 網站，致力於提升臺灣原創作品於海外譯介出版。從網站的外譯作品中發現，本土原創兒少文學與漫畫譯作多達百餘本，除了呈現臺灣社會青少年的成長處境，像是《網球少年》(2017) (*Tennis Teen*) 與《來自監獄的信》(2018) (*Letters from Prison*)，亦描繪不同族群在這片土地上生長的故事，諸如《喜樂阿嬤》(2008) (*Granny Joyce*)、《大黑狗耕田》(2011) (*The Black Dog That Could Plow*)、《少年廚俠》(2018) (*Young Kitchen Warriors*)，以及《異人茶跡》(2013) (*A Teatime Adventure*) 等。這百餘本書籍透過不同的生活文化面向，刻劃臺灣歷史的過去與現在，訴說島上多元包容和蓬勃的生命力。這些外譯作品同時意味著兒少文學作品的平易近人特質，可能更易達到文化外交的目的。

在這片聚集不同移民的新故鄉裡，林海音(1918-2001)呈現外省人離散經驗的《城南舊事》(1960)一書，除了現存以成人閱讀為導向的英譯本，或可嘗試以兒少讀本、青少年小說、或漫畫等更易讓年輕讀者親近的形式，與新時代的譯文讀者見面，延續其具臺灣歷史意義的文學與文化價值。

2. 林海音與《城南舊事》

林海音對臺灣文壇的貢獻「改變臺灣文學的風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的節目中如此表示過。她身兼作家、編輯、譯者與出版人等多重身分，對臺灣文壇貢獻卓越，國立臺灣文學館為她設置「林海音數位主題館」網站，收錄其生平大事紀、出版作品，以及相關的印刷與影音文獻。林海音的文藝創作思想傾向現代自由主義，超越意識形態，在本土作家受到壓抑的「國語政策」年代，她勇於刊登臺籍與客籍作者的好文佳作。她在主編〈聯合副刊〉的 10 年期間(1953-1963)，主動提攜許多傑出的本土寫作人才，讓鄉

土文學得以發芽茁壯，更讓女性作家的作品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陳芳明，175-177）。在臺灣戰後經歷經濟蕭條與政治戒嚴時期，她引進外國文學，豐富文壇（Yang 338）。20 世紀下半葉，當臺灣的兒童文學仍待發展時，她極力推廣該領域的書寫、翻譯與出版。

林海音人生際遇特殊，強烈體現多元語言文化的相互融合。她擁有閩、客雙重身分，出生於日本，短暫回臺居住後，4、5 歲便舉家搬至北京，歷經成長、求學、工作與結婚，直至 1948 年，再次遷居回臺。林海音的人生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光在北京度過，除了客語與閩南語之外，北京話的流利更是不在話下。

林海音的代表作《城南舊事》映照她特別的成長經驗，是一部深具語言與文化共融特色的經典作品。故事背景設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敘述主人翁英子從 6 歲至 12 歲在北京長大的故事，全書共計五章：〈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驢打滾兒〉，以及〈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加上序文〈冬陽·童年·駱駝隊〉，開啟整本可以各自獨立、也可以合併閱讀的故事。該書以半自傳體形式寫成，是林海音緬懷童年的作品，她在序文¹中寫下：「我是多麼的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對自己說，把它們寫下來吧，讓實際的童年過去，心靈的童年永存下來」（18）。書中處處可見她對童年歲月的種種懷念。²

《城南舊事》在臺灣出版已一甲子，1960 年由光啟社首度出版，1969 年純文學接手印行，1983 年重新排版，由純文學與爾雅兩家出版社共同發行。1995 年林海音結束經營了 27 年的純文學出版社，自 1996 年起，該書便由爾雅獨家印行。在兩岸禁止相互往來的戒嚴時期（1949-1987），《城南舊事》懷鄉內涵濃厚，扣合遷臺漂流的主題，撫慰眾多因戰爭而被迫離鄉的軍人與家眷。而在 1990 年代，臺灣社會風氣因解嚴而趨向開放自由，兩岸也開始交流，該書讀者不再是充滿鄉愁的一代，逐漸從成人向下延伸到兒少族群。隨著經濟起飛，人民有餘裕出國旅行、增長見識，也較從前更重視兒童教育與兒童讀物，國內出版社遂借鏡繪本發展成熟的歐美兒少出版經驗，讓《城南舊事》迎來新面貌，由一開始的成人小說，

¹ 此處援引版本為格林文化的兒童繪本版（1999 年 9 月初版）。

² 林海音常於書中提及對於童年在北京成長的點滴懷念，例如：《英子的鄉戀》。臺北：九歌。2003，83；《芸窗夜讀》。臺北：純文學。1983。在《芸窗夜讀》裡，對於讀者追問《城南舊事》是否為她的個人自傳，她如是寫道：「它們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9）、「讀者們別問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讀者分享我一點緬懷童年的心情。」（12）。

轉變為兒童繪本（陳玉金，91-92）。1994 年，臺灣的格林文化和香港的迪茂國際聯合推出繪本版的《城南舊事》，拆成三本精裝書冊，故事各自獨立閱讀，再添加數十幅美麗的水彩畫輔助故事情節，此繪本版更獲得三項歐洲童書與插畫獎項³的肯定。2010 年，格林文化再以橋樑書方式發行。值得注意的是，繪本版刪節部份對話與敘述。依陳玉金所見，此舉是「為了更加符合繪本的特性，刪去部分情節，減少文章的細碎支線，讓主角所在的世界透過文字與圖像，更加明晰」（91-92）。

除了書籍印刷形式，《城南舊事》也透過影像與聲音的媒介走向觀眾與聽眾。1982 年，上海電影製片廠以同名搬上大銀幕；1995 年，音樂家林海也以同名推出鋼琴演奏專輯，林海音當年更為這張 CD 發表一首小詩《靜靜的聽——聽林海鋼琴獨奏「城南舊事」》。

這些出版現象顯示了《城南舊事》在中文出版市場上的價值。書中的普世情懷，特別是涉及每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都會面臨的親情、友情、分離與死亡等共同情感經歷，讓這部作品由成人文學成功轉型為兒少讀物。無論是作為一部青少年成長小說、或是成年讀者緬懷童年的作品，《城南舊事》都具有進入外譯市場的優勢，為非中文人士，特別是兒少讀者與對臺灣不甚熟悉的一般讀者，提供一個簡單輕鬆的閱讀管道，進而認識這個太平洋上的小島。然而，英譯本的問世卻比原著足足遲了 30 年有餘。

3. 研究動機、缺口與價值

本文主旨在於尋找有效的傳播手段（dissemination），以符合當代讀者閱讀喜好與習慣的方式，作為《城南舊事》的原著與經典英譯本的引介管道，為其增加曝光（impression）與觸及（reach），提升閱讀次數與人數，期待日後出現以不同文類形式出版的英譯本或其他外譯本。

林海音擅長書寫散文與小說，亦投入兒童文學的編譯與創作，與她有關的研究論文和評論文章多不勝數。單就研究論文部分，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論文查詢欄分別輸入「林海音」與「城南舊事」，各查得三十八筆與十一筆資料，時間橫跨近 30 年（1990-2019）。這些研究多從文學（含中文、臺文及兒文）

³ 加泰隆尼亞國際插畫雙年展、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以及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

角度出發，更有從織品服裝角度切入之作⁴，但至今尚缺乏由翻譯視角探究的論文。在已出版的學術文章中，則多數關注女性議題⁵，亦有跨文本改編的論述⁶。儘管有幾篇以翻譯學⁷觀點切入，但大多聚焦在譯本的語言特質或翻譯方法，並未探討新時代的再譯本出版可能。

《城南舊事》宛若沉封地底的時空寶盒，書中的時代語境具體呈現當時各種社會文化元素，諸如語言、飲食、服裝、歌謠、建築、街景、交通、禮俗與階級地位等，同時見證當時社會的發展歷程，例如：不同族群之間的認同問題、戰爭帶來的不安氣氛，以及禮教對女性的桎梏等現象。這些議題均與現今臺灣社會既遠又近地兩相映照，認同意識更是本文將觸及的議題。

《城南舊事》匯聚豐富的內涵底蘊，展現一個時代的時局氛圍，並持續與當下社會文化環境彼此迴響。本文希望透過外譯的視角，打開這個蘊含歲月風華的時空寶盒，為這部經典作品注入新的詮釋可能，延長其閱讀生命。

4. 《城南舊事》的英譯

4.1 經典譯本的推遲與挑戰

《城南舊事》自 1960 年迄今，整整 60 年的歲月，印刷了一次又一次，除了中文版，至今共有五個外譯版本，出版順序由近至遠，依序為瑞典文（2015）、韓文（2001）、德文（1997）、日文（1995）及英文（1992）。最先問世的英譯本由殷張蘭熙（Nancy Chang Ing）與齊邦媛接力完成，之後委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中、英雙語對照方式印刷發行。依原著（即 1960 年的成人小說版本）翻譯的英譯本遲了 30 餘年，在該書開始轉型為兒童文學的 1990 年代才終於完整問世。殷張蘭熙曾獨力完成兩個章節，於 1963 年以選集收錄⁸方式出版。英譯本的延遲可能有下列兩項原因：一、譯者工作繁忙；二、語言文化差異。

⁴ 見李大容。〈論民國初年的女性服裝禮教—從林海音的《金鯉魚的百褶裙》出發〉。碩士論文。輔仁大學。2016。

⁵ 例如：陳碧月。〈林海音小說的女性意識〉。《臺灣文學評論》。2.3（2002）：128-31；楊絢。〈她們的故事——林海音筆下的女性群像〉。《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0.11（2010）：40-45。

⁶ 見應鳳凰。〈比較林海音《城南舊事》的小說與電影〉。《臺灣學研究》。3（2007）：1-15。

⁷ 例如：張梵。〈翻譯中的形象：《城南舊事》英譯本中之老北京形象〉。《編譯論叢》。12.1（2019）：107-40。董麗麗。〈《城南舊事》英譯本的方言趣味翻譯再現〉。《語文建設》。27（2017）：62-64。

⁸ 見 Lin, Hai Yin. *Green Seaweed and Salted Eggs: Short Stories*. Translated by Nancy Chang Ing. The Heritage Press, 1963. Print.

一、殷張蘭熙與齊邦媛兩位譯者皆有自身編輯與教學的工作。自 1960 年代起，殷張蘭熙便開始從事臺灣文學英譯，編輯《新聲》(*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一書，將白先勇及楊牧等人的小說與新詩譯介至西方社會。自 1970 至 1990 年代的 20 年期間，她忙於《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的編輯事務，執筆翻譯當代臺灣文學，又須處理中華民國筆會(Chinese P.E.N. Center)會務。她對編譯工作盡心盡力，親自選稿、翻譯、讀稿、校對、發排，甚至親自挑選臺灣藝術作品作為每期封面。1979 年臺、美斷交後，她巡迴若干美國主要城市拜訪有力人士，上電臺廣播，竭力推展國際文化交流，為臺灣大力宣傳。《中央社》在報導她的逝世消息時，如此寫道：「殷張蘭熙是最早將臺灣當代文學英譯推介到國際的人，一生為臺灣文學在國際發聲，並致力推展國際文化交流，享有民間『文藝使節』美譽。」另一名譯者齊邦媛從 1960 至 1990 年代，長長的 30 年之間，於不同的大學任教，歷經靜宜大學、中興大學與臺灣大學，陸續忙碌於國立編譯館與筆會事務，期間更出國進修、到歐美講學，一生致力於教學、譯介與寫作，推動臺灣文學英譯，不論作家的意識形態，無私地將優秀的作家與其作品引介至國際社會。齊邦媛在她的晚年鉅作《巨流河》中也提及，她長年效力筆會季刊，真的「太忙」(521)。

二、中、英文之間語言與文化差異的嚴峻挑戰。林海音為新聞記者出身，寫作風格自然直接。無論是小說或散文作品，皆有字句簡單精練與通俗易懂的特色，避免艱澀拗口詞語，行文形成一股自然律動。此外，她的文字表達具備強烈的讀誦特質，情感層面則處處洋溢真摯坦率。長年耕耘於兒童文學的她，擅長藉由孩童口吻敘述故事，透過孩童視角描繪生活周遭事物，為閱讀增添充滿童趣的感覺與經驗。《城南舊事》以小女孩為主角，從她的雙眼看待周邊人物與人情互動，以童稚的眼界和筆觸描述童年時期的親情與友情，處理分離及死亡等嚴肅議題，既真實又充滿想像。然而，書中處處可見的語言幽默卻極可能為譯事增添困難，以下略舉三例：(本文所有表格的中英文摘錄皆援引自香港中文大學版本，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例一：

原文	譯文
「你不明白的事情多着呢！上學去吧，我的灑丫頭！」	“There’re plenty of things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Go to school my silly ”

<p>媽的北京話說得這麼流利了，但是，我笑了： 「媽，是傻丫頭，傻，尸丫傻，不是么丫灑。我的灑媽媽！」說完我趕快跑走了。(171)</p>	<p>girl!” Mama’s Peking dialect was quite fluent but as I ran off to school, I laughed at her pronunciation, so heavily accented with her own provincial dialect. (170)</p>
---	--

例二：

原文	譯文
<p>媽媽還說不好北京話，她正在告訴宋媽，今天買什麼菜。媽不會說「買一斤豬肉，不要太肥」。她說：「買一斤租漏，不要太回。」(13)</p>	<p>Mama still could not speak Pekingese very well. She was telling Sung Ma what to buy at the market today and she could not say, “Buy one catty of pork, not too fat.” What she said sounded like, “Buy one catty of bark not to fly.” (12)</p>

例三：

原文	譯文
<p>「雞蛋雞蛋壳壳兒，裏頭坐個哥哥兒，哥哥出來賣菜，裏頭坐個奶奶，奶奶出來燒香，裏頭坐個姑娘，姑娘出來點燈，燒了鼻子眼睛！」(263)</p>	<p>Egg, egg shell, in it sits a boy. The boy goes to the market; There sits a granny, granny goes to the temple; There sits a girl, The girl comes out to light a lamp, It’s burns her nose and eyes! (262)</p>

原著裡充滿許多語言輪替運用與童謠誦讀，雖然給予原文讀者相當豐富的閱讀趣味，卻也帶給譯者相當沉重的壓力與挑戰。再者，原著中大量出現的食物名稱、俚俗用語、特定文化中的慣用表達方式，以及含有弦外之音的措辭或委婉用語等，都需要花費心力思考翻譯策略與譯文表現。

兩位譯者與作者是朋友知交，彼此交情甚篤，在翻譯的過程中，她們經常相約討論。林文月回憶道：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Nancy 和齊教授……正在為海音姐的《城南舊事》

進行英譯工作的時期，於一頓豐美的午餐後，居然把攜帶的譯稿攤放滿桌，譯者、原作者和局外觀察者就地商榷討論起來。記得很清楚，那是在福華飯店的咖啡廳。(3-4)

兩位譯者大多採取尊重原作者與原著的做法，譯文的呈現傾向原文端。此翻譯考量可由周兆祥及萊斯 (Katharina Reiss) 對翻譯的觀點進一步解釋。周兆祥將文本分成知性類與感性類，文學作品隸屬後者，重視譯者與作品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側重原文「神韻」的重現 (90)。萊斯則將文本類型 (typology) 分成資訊 (informative)、表達 (expressive) 與感召 (appellative) 三類，各有對應的翻譯手法。文學作品的語言功能劃分在表達類，旨在表達原文作者的態度，因此翻譯方法重視原作者的觀點。萊斯認為，譯者需要體認作者的創作意圖，才能妥善保留此類文本的藝術特質 (175)。《城南舊事》的作者與譯者彼此熟識，加上該書具備濃厚的文學條件，譯文確實傾向原汁原味的呈現方式，並在需要之處佐以注釋，輔助讀者了解。以下列舉二例：

例一：

原文	譯文
<p>...「你叔叔說，還有一個月就要考小學了，你到底會數到什麼數了？算算看，不會數就考不上的。」</p> <p>「一，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六，……」我的腦筋實在有些糊塗，只想扔下筷子去牀上躺一會兒。</p> <p>「亂數！」媽瞪了我一。「聽我給你算，二俗，二俗錄一，二俗錄二，二俗錄三，二俗錄素，二俗錄五，……」</p> <p>...我和爸爸都哈哈大笑起來，我趁此扔下筷子說：</p> <p>「媽，……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錄一；二十二，不是二俗錄二……」</p> <p>媽也笑了，說：「好啦好啦，不要學我</p>	<p>...“Your uncle said that the entrance exams to primary school will be in another month, how much can you count up to?”</p> <p>“One, two, three... eighteen, nineteen, twenty, twenty-six...” I wanted to put down my chopsticks and go lie down in the bed for a while.</p> <p>“You’re all muddled up!” Ma glared at me. “Listen to me while I count for you, <i>erh-su, erh-su-lu-yi, erh-su-lu-erh, erh-su-lu-san...</i>”</p> <p>... Pa and I both burst out laughing.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throw down my chopsticks, saying,</p> <p>“Ma,... <i>it’s erh-shih, not erh-su ;</i></p>

<p>了。」(88)</p>	<p><i>erh-shih-yi, not erh-su-lu-yi; erh-shih-erh, not erh-su-lu-erh ...</i></p> <p>Ma also began to laugh, saying, “All right, all right, don’t imitate me anymore.” (89)</p>
----------------	--

例二：

原文	譯文
<p>今天槍斃四個人，又是學生，學生和土匪同樣是五花大綁坐在敞車上，但是他們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熱鬧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從沿路綢緞莊要來的大紅綢子，他們早就喝醉了，嘴裡喊着：</p> <p>「過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p> <p>「沒關係，腦袋掉了碗大的疤癩！」</p> <p>「哥兒幾個，給咱們來個好兒！」</p> <p>看熱鬧的人跟着就應一聲：</p> <p>「好！」(199)</p>	<p>Today they were executing four prisoners, again all students. Just like bandits, their hands were bound behind their backs as they rode on the horse-drawn cart typical of the occasion. But the expressions on their faces were unlike those of convicted bandits. If they had been bandits, then the execution would indeed be a noisy affair. The prisoners would be covered with streamer after streamer of bright red silk which had been donated by silk shops along the way. And, already drunk, the prisoners would shout:</p> <p>“Twenty years from now, I’ll be another <i>“hao-han!”</i></p> <p>“It doesn’t matter. When your head falls off, the scar is only as big as a bowl!”</p> <p>“Brothers, give us a <i>‘hao’!</i>”</p> <p>Then the onlookers would answer, <i>“Hao!”</i> (198)</p>

譯者選擇保留原語發音之餘，為幫助英文讀者領略其意，另輔以注釋，在章節末尾補充說明，例如「好漢」與「來個好兒」：

Hao-han in Chinese means a manly fellow, who is not afraid of anything,

even death.

Hao means good, often used for expressing admiration, or acknowledgement and can also be taken as meaning well done, or brave.

(246)

在全書五章（不含序篇）中，有三章提供尾註，合計二十九項，看出兩位譯者也盡力減少注釋的使用，避免讓讀者不停地翻閱至章節末處，導致閱讀中斷，干擾閱讀故事的樂趣。

4.2 實驗譯本的新嘗試

林海音與兩位譯者之間情誼深厚，後者對前者及其書的理解相信非一般譯者輕易能達。殷張蘭熙與齊邦媛採取的翻譯原則與策略必然經過深思熟慮，而三方於翻譯過程中的持續討論更是難得，體現了現代「協同翻譯」（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的精神。不同處在於往昔是面對面親自溝通，現代做法則大多透過虛擬的網路平臺。

研究者曾在一堂以「兒少文學翻譯」為主題的課堂上，以普世情懷「鄉愁」為切入點，嘗試帶領學生認識《城南舊事》，並藉由同名電影片段與余光中的詩作《鄉愁》的輔助，幫助學生理解作品，以及歷次出版時的臺灣社會演變狀況。然而在閱讀段落摘錄時，年輕學子（該屆為 1998-1999 年之間出生的學生）貌似意興闌珊；觀看電影片段的時候，也偶爾調皮地學起劇中演員說話的口音，對於小主人翁英子與在病床上的爸爸對話部分⁹，甚至忍不住笑出聲。問起緣由，回答多為「好像跟現實距離很遠」、「不是我們平常習慣的說話或閱讀方式」、或是「那樣說話會很好笑」。學生的回應似乎意味著時代背景隔閡引發的接受（reception）困難。此外，他們絕大多數是透過此堂課才初識林海音與《城南舊事》，包含其生平背景、對臺灣文壇的貢獻，以及該作品的相關出版資訊，諸如成人小說、兒少繪本、有聲書、電影與音樂等發行形式。長達近 60 年（自出版年 1960 年至上課當年 2018 年）的時空相隔，可以想見對現代年輕讀者造成的閱讀接受障礙。

⁹ Tak Yan Chan. 〈城南舊事_爸爸的花兒落了（剪輯）〉。YouTube。2019 年 9 月 4 日。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8）

研究者請學生以「懷鄉」(nostalgia)與「懷舊」(reminiscence)為主題，透過協同翻譯的模式，準備小組各自的翻譯提案，提出他們認為適合現代讀者的可行方案，並提供英譯樣本。英譯必須符合二個條件：一、奠基於原著精神，跳脫忠實翻譯的框架；二、能夠引起新時代年輕讀者的共鳴。有感於書中時空背景帶給年輕讀者的陌生感，因此如何引發讀者興趣，成為首要解決的提案任務。

隔週的課堂上，簡報的定位及方向大致分成三類，第一類為最大宗(五組)，第二與第三類平均居次(各二組)：

第一類：藉助數位媒體之力，幫助青少年讀者認識故事，例如：手遊益智闖關遊戲、虛擬實境展覽、互動電子書，以及網路劇。

第二類：結合日常生活，像是通勤或旅行，例如：目標族群鎖定為國內外遊客與至外縣市讀書的學生，擷取故事片段做成中英文語錄，印製在車票或明信片上，透過交通票證與書信的意象，連結旅人與故鄉。

第三類：「自己動手做」(DIY)模式，讓年幼讀者透過手繪著色的體驗，加深閱讀印象。

新世代讀者喜歡親自體驗，重視學習中的互動元素。第一與第三類提案均帶有自主參與的特色，讓讀者依照自己的閱讀節奏，自行探索陌生領域，慢慢地認識一部時空稍微久遠的文學作品。另外，年輕世代自小習慣從手機的微小螢幕上瀏覽資訊，極在乎科技的使用與介入，因而數位科技與文學作品的結合確實必要，也已是常態。誠如翻譯學者根滋勒(Edward Gantzler)所言：

在電信時代，大眾媒體、網際網路，還有以各種新形態出現的媒介(如：影片、遊戲、部落格、音樂影片、卡通，以及涉及翻譯及改寫的同人文小說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飛快增長。(119-120)

事實上，在2016年，早已有出版社將《城南舊事》的最後一章〈爸爸的花兒落了〉製成三分鐘左右的動畫影片，更將小說文字改以更加現代的用語，以更貼近現代臺灣日常生活的口音呈現。¹⁰

至於對作品及其時空背景感到陌生一事，有兩組同學特別將往昔與現代相互

¹⁰ 龍騰技高國文。〈龍騰高職國文1 第三課 爸爸的花兒落了 動畫〉。YouTube。2016年1月29日。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8)。

連結，讓中斷的時空得以延續。一組¹¹將提案名稱定為「喀擦·童年」，先蒐集數張彼此從小到大的相片做為前導，當中穿插一張林海音在書桌前工作的相片，將過去的作者與現在的讀者巧妙連結，傳達「透過照片我們可以不只記得自己的回憶，也可以了解別人的回憶」之意。小組還額外製作實體相本，展示提案概念。相冊的左邊是小說內容摘錄與小組的英譯，右邊則是電影擷取畫面，再附上抹去畫面色彩的版本，作為讀者的著色圖卡，並在提案簡報中說明（為免侵犯智慧財產權，此處不附上該作品圖像）：

照片下面有一張著色圖，就算當作明信片寄出，照片仍保留在書上，而且是透過你自己的感覺所創造的回憶，不同的人所呈現出來的故事會有所不同。相機喀擦一聲，留住美好的童年。對於林海音來說，1949 遷臺，就像剪刀喀擦一聲，剪斷了與童年的連結。但透過一張張照片，重新搭起回憶的橋樑，也同時讓讀者身歷其境。

另一組¹²則以「再現城南·舊事再續」為題，搭配節選的電影畫面、書中對話及歌謠，譯成英文後，以雙語並排形式，印製成四張別具質感的明信片，分別是 1960 年的懷舊款——再現城南、以及 2018 年的現代款——舊事再續，藉此串起過去與現在，重新詮釋經典片段（為免侵犯智慧財產權，此處不附上該作品圖像）。還有一組同學¹³則更加直白地將提案定位為「Old Story, New Memory. You Define it!」，提出以新眼光看待舊作品，除了強調觀點的更新，也凸顯讀者參與的體驗，像是「透過你自己的感覺所創造的回憶」、「經典片段重新詮釋」及「You Define it!」。這些提案訴求皆顯示年輕世代需要自己定義故事的強烈渴求。

有別於多數小組設定單一年齡階層讀者，黃嫻鈺的小組將譯本的目標讀者同時鎖定為老人與孩童。老年讀者主打「思鄉懷舊」，兒童讀者則是幫助他們培養閱讀愛好，並開發想像力。該小組強調兩族群之間的共讀互動，如下表所示（為方便表述，改以自製表格並代譯為中文）：

老年讀者		兒童讀者
------	--	------

¹¹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2019 年畢業生：林雅晨、黃懷萱、江怡璇、陳芊瑜。

¹²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2019 年畢業生：廖俊信、涂嘉真、張濟婷。

¹³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2019 年畢業生：黃嫻鈺、葉宇欣、黃貝鈺、林祐慈。

思鄉懷舊	→	想像力
新的記憶	←	連結過去
新的觀點		喜愛閱讀

兩群讀者之間的閱讀互動彼此循環，藉由共同閱讀一本書，年長的讀者在思憶過往的同時，將人生故事經歷傳遞給兒孫輩讀者，後者則從中培養閱讀興趣、發展想像力，並與家族過去，甚至是一國歷史文化產生連結與認同。此提案可由「親子共讀社會化」(parental reading socialization) 的角度進一步解釋。克魯斯特曼 (Rianne Kloosterman) 等人在一項荷蘭小學生的長期追蹤教育研究報告中提出，父母共讀的作法與兒童「文化知識」(cultural knowledge) 的發展有正面關聯(3)。依研究者之見，由於親子共讀模式擁有兩群讀者——資深讀者與小讀者，前者擔任說書人的角色，可從中再現《城南舊事》強烈的口說特質，而說書人的聲音表情與對故事的再次詮釋，則能夠豐富小讀者的想像空間。

荷蘭可以是《城南舊事》兒少文學形式外譯本的試金石。根據一份法蘭克福書展 (Frankfurte Buchmesse) 的資料顯示，擁有濃厚親子共讀文化的荷蘭，正式登記在冊的出版商約有 1,500 家左右，舉國致力培養國民的閱讀愛好，自 1930 年代起，出版社、書商、各地圖書館，以及官方與非官方贊助團體，更攜手推動規模不一的閱讀宣傳活動，當中以兒童閱讀週是重要的規畫項目 (1-4)。此外，英文書籍在荷蘭的出版市場表現亮眼，以一般大眾讀者為對象的英文書籍便占了整體圖書銷售的 10%，對荷語譯本的出版品帶來極大挑戰 (3)。研究者相信《城南舊事》有跨足更多國際出版市場的潛力，倘若能以兒少文學譯本形式進入荷蘭書市，應能增加國際曝光度，進而促成文化外交。

在實驗英譯文本部分，年輕世代傾向直白短潔的表達方式，並納入個人喜好與對生活周遭的觀察，以下列舉三例：

例一：

原文	原譯文	學生譯文
「林太太，你生英子時幾歲？」 「才十六歲。」媽說。 蘭姨娘笑了： 「我開懷也只十六歲。」	“Mrs. Lin,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had Ying-tzu?” “Only sixteen.” Mama replied.	“Mrs. Lin. When did you give birth to Ying-tzu?” “Only sixteen.” Mom said. “I was also sixteen when

「什麼開懷？」我急着問。(213)	Lan I-niang smiled, “I was also sixteen when I began to...” “ What... ” I started to ask.” (212)	I was first pregnant. ” “ How did you get pregnant? ” I burst out. (林雅晨、黃懷萱、江怡璇、陳芊瑜)
-------------------	---	--

林雅晨的小組直接譯出原譯文省略的地方用語。在現代社會裡，「懷孕」一詞並非難以啟齒或需要避諱孩童知悉之語，因此該小組思考孩童聽見這句話的可能反應，提出不同於原文與原譯文的詮釋，以「妳怎麼懷孕的？(How did you get pregnant?)」取代「什麼開懷？(What...)」，加深小主人翁英子言語率真的形貌。

例二：

原文	原譯文	學生譯文
「亂數！」媽瞪了我一眼。 「聽我給你算，二俗，二俗錄一，二俗錄二，二俗錄三，二俗錄素，二俗錄五，……」(88)	“You’re all muddled up!” Ma glared at me. “Listen to me while I count for you, erh-su, erh-su-lu-yi, erh-su-lu-erh, erh-su-lu-san... (89)	“You count it wrong!” “Let me count for you, dwendy, dwendy-one, dwendy-doo, dwendy-dree, dwendy-bore, dwendy-bi, ... ” (葉吉仁、陳尚農、劉嘉翔、陳柏羽)

葉吉仁等人的譯文十足反映原作文字的聲音表情，實際讀誦出聲，近似英文數字發音，帶有一種莫名的喜感，為兒少讀者增添音樂性的幽默趣味。

例三：

原文	原譯文	學生譯文 (語內翻譯)	學生譯文 語際翻譯)
「沒關係，腦袋掉了碗大的疤癩！」 「哥兒幾個，給咱們來個好兒！」 看熱鬧的人跟着就應一聲： 「好！」(199)	“ It doesn’t matter. When your head falls off, the scar is only as big as a bowl!” “ Brothers, give us a ‘hao’! ”	「沒差啦，傷口只有碗一樣的大小而已啦！」 「兄弟們，你們說對不對啊！」 一旁看熱鬧的人跟著附和：「對	“ No big deal! When your head falls off, the scar is only as big as a bowl!” “ Guys, can you hear me? ”

	Then the onlookers would answer, “ <i>Hao!</i> ” (198)	啊！」 (黃嫵鈺、葉宇 欣、黃貝鈺、林祐 慈)	Then the onlookers would answer, “ <i>Aye!</i> ”
--	--	----------------------------------	--

黃嫵鈺等人提供語內翻譯（譯成現代口語中文）與語際翻譯（由原著中文譯成英文）版本，前者反映現代日常口語特性，後者則從原譯本擷取三處調整（如表格右欄粗體所示），試圖融入絕大多數兒少讀者共有的童年娛樂經驗。「Can you hear me?」與「Aye」的使用皆取經自《海綿寶寶》（美國電視劇情動畫），該節目普遍受到兒童喜愛。這兩句譯文脫胎自主題歌詞：「Captain: I can't hear you... // Kids: Aye-Aye Captain!」，易引起兒童的共鳴與年輕讀者的童年回憶。

此實驗譯本的設計初衷在於協助年輕一代學子跨越時空鴻溝，透過多媒體教材的運用與小組協同翻譯的方式，帶領他們認識原著成書的背景脈絡，以便訴諸更貼近現代讀者喜好與習慣的傳播手段，自然地呈現臺灣某世代歷史記憶的文學作品。實驗譯本提供了再譯方向與策略參考，亦給予外譯推廣的需求觀點，然而學生作品的限制及不足之處亦須在此指出，主要有以下二點：

- 一、雖然學生創意靈活、點子充沛，但他們並非受過完善訓練的譯者，母語亦非英語，翻譯實務經驗與英語文能力無法與專業譯者相提並論。
- 二、所有參與者皆為臺灣在地學子，並非外國讀者，即使部分學生有短暫的海外遊學或交換學習經驗，但思考觀點及生活經歷仍根植於在地文化，對英語文的文化社會語境（context）自然缺乏深刻體會。

文學外譯需要專業譯者，且其母語最好是翻譯的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因為自小培養的語言思維及語感，能讓其輕鬆掌握並呈現語言特徵及風格。

5. 經典再譯後的可能

有新的讀者，經典的生命才有可能延續。實驗譯本的教學過程即是一種譯介傳播。透過翻譯，前人將作品傳遞給後人，後人接續摸索經典、再現經典。在實驗譯本的第一週課堂上，研究者僅要求每組6分鐘、六張投影片的提案簡報作業，但在第二週，卻有小組親手設計並製作實品，諸如精美印刷的明信片、純手工製作的相本，以及簡易的英譯本動畫初稿等。這意味著學生對作品產生了興趣，因此願意不計時間與金錢成本，在短短一星期內準備好簡報提案之餘，還投入心力

製作成品，帶到課堂上展示分享。¹⁴

除了經典作品的生命延續，文化認同議題亦是此外譯提案課堂的隱含課題。以下就「建構社會認同與尊重族群多樣性」及「懷舊敘事與社區培力」二點討論。

5.1 建構社會認同與尊重族群多樣性

近年臺灣的族群認同議題似乎也為翻譯教學帶來挑戰。由於兩岸的敏感現況，學生可能會缺乏意願去接觸一部以北京為背景的作品。然而，若選用題材的語言置換成譯本語言，透過外譯本、透過另一個語言的雙眼，本土與外來的界限能否淡化？如果外譯本能讓讀者轉換成另一套思考框架，進而認識像《城南舊事》這樣深具時代背景的出色文學作品，我們會不會較為願意去閱讀關於臺灣歷史 1940-1950 年代那批渡海來臺的移民故事？我們是否能在教育學習的場域裡，暫且放下個人的意識形態，以較為寬和的眼光去理解那群移民者的離索情緒，還有他們因戰爭而被迫移居一塊小小島嶼的濃厚鄉愁？林海音曾在《兩地》中自序：

「兩地」是指臺灣和北平。臺灣是我的故鄉，北平是我長大的地方。我這一輩子沒離開過這兩個地方。……當年我在北平的時候，常常幻想自小遠離的臺灣是什麼樣子，回到臺灣一十八載，卻又時時懷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現在變了多少了？總希望有一天大陸光復，噴射機把兩個地方連接起來，像臺北到臺中那樣，朝發而午至，可以常來常往，那時就不會有心懸兩地的苦惱了。(1)

對林海音而言，兩個「城南」（林海音返臺初期定居臺北城南）似乎都具有「故鄉家園」的意義。

成熟的大人尚會因認同而產生困惑，更何況是年輕學子。根據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八階段心理發展理論，青少年時期（12 至 19 歲）隸屬第五階段，此時期面臨的重大心理挑戰為角色與自我認同危機。他們不斷地探索自我觀感，並建立自我認同。面對自我疆界以外的世界，他們也必須學習尊重多樣性的價值觀與文化。身處由多重移民族群組成的臺灣社會，我們尤其應該要

¹⁴ 行筆至此，想起提案前數分鐘，全班正喧鬧地忙著簡報的前置作業，一名女學生笑咪咪地跑來向研究者說：「老師，我以為這本書好像很無聊，可是借來看後，其實很有趣耶！」語畢，她回頭忙著準備提案事宜。

效法西方成熟的教育體制方向，在兒少教育課程的架構裡，加入跨文化教育的學習目標，而兒少文學經典恰可做為兒少讀者建構認同與多樣性思考的學習來源。葡萄牙學者納提維達德（Maria da Natividade）指出，文學作品形塑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引導人們看待世界的角度，讓兒童及早接觸跨文化文學經典，可以幫助他們在建立自我認同的同時，也包容他人多樣性的文化或觀點（253）。《城南舊事》本身便是在建構小主人翁英子的自我認知與自我認同，林海音透過一個接續一個進行的故事，讓英子從懵懂無知孩子，因為理解了複雜的大人世界而逐漸長大，也將對他人的認識與包容，在成長過程中慢慢內化，培養尊重歧異的意識。

發展認同與包容歧異的文化能力，亦是翻譯課堂裡的重要同理心學習課題。納提維達德認為，安排學生閱讀傳統敘事，並透過文本的重新改寫（rewriting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s），讓現在與過去相互對話，可以讓年輕一代學會容納當代不同的社會觀感與公平正義的價值觀（258）。學生在課堂上嘗試各種傳播及改寫手段，體驗再譯一部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需要賦予舊作新鮮的想法與養分，也須保存舊作裡意味深遠的跨文化元素。同時，藉由觀摩他人對同一部作品的提案創意，從中看見不同與多樣，進而學習理解。

5.2 懷舊敘事與社區培力

有關文化認同的敘事文本不僅只有文學價值，也可以是社會運動裡的動力來源。威廉斯（Lewis Williams）等學者為了弱勢族群及婦女團體所發起的社區發展培力計畫，便是透過故事傳頌（storytelling）的管道，讓人際之間產生更多對話、衍生更密切的連結，使個人更加自信，組織團體也更有運作動能。臺灣定期在各地舉辦眷村文化節，展現眷村的歷史與特色，對於本地民眾、外籍遊客，乃至新移民、新住民而言，是認識及體驗早年眷村環境的珍貴歷史文化之旅。以今年（2020年）為例，高雄市鳳山區公所舉辦「眷戀心城·軍事遊邑趣」活動，將軍事文化與舊時眷村文物相互結合展示；新北文化節的策展則以「眷村的氣味、滋味、趣味」為主軸，同樣展示眷戶留存的珍貴文物。此類活動扣合開展多元文化視野的時代需求，體現「懷舊敘事」與「社區培力」的精神，讓來自不同成長背景的參訪民眾得以體驗時代進展的差異，更進一步地了解彼此。若要讓訪客獲得更深入的文化體驗，也許可考慮運用故事傳頌的手段來包裝靜態文物，而《城南舊事》便是極佳的敘事文本。

《城南舊事》是遷臺紀實的珍貴文物資產，書裡描繪的故事，除了與讀者思鄉情緒產生共鳴之外，內文亦清楚描繪外省移民所熟悉的各種眷村文化，例如各式北方美食、建築及歌謠等。隨著臺灣社會的快速演進，老舊眷村常因都市更新被迫拆遷改建，但也有透過社區營造的模式，發展文創產業，讓凋零的眷村文化得以保留。課堂上學生的再譯傳播管道也與此模式相連結。他們由《城南舊事》的小說及電影中取材，發想文創概念，諸如交通票證、明信片、手繪圖卡、相本與手遊軟體等。有組學生還提出文青風格月刊的概念，一月一次刊登原著篇章，與現代都市中的老巷生活日常相互結合，同時連結書裡書外的舊時歲月。¹⁵此一概念巧妙體現了眷村文物的懷舊記憶與歷時演變。學生的創意透過原著與譯本相互輝映，讓舊經典得以遇見新讀者（包含中文與非中文讀者），使眷村文化找到重生的契機，也給予非中文讀者了解臺灣移民歷史的機會。

6. 結語

一部舊作品必須尋找新的知音，才有可能延續生命；沒有新讀者的傳頌，便不會有下一輪的再生。在臺灣，廣受兒少與成人讀者喜歡的《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歷年來一直不乏新譯本問世，今年更有精裝全譯本¹⁶再次進入書市。經典必須再生，才会有新的讀者或粉絲出現，其生命與價值也才得以延續。就像一間老屋子、一張舊書桌或一件舊衣物，雖歷經歲月風霜，看似需要淘汰，但若重新以新時代的風格、手法或材質加以改造，那些承載上一代各種歷史故事的物件，便能以全新的面貌再次與新讀者產生連結，讓自己的美麗展現不同往昔的風情，再次進入讀者眼簾，亦同時將原本的精神底蘊默默傳達給新讀者。好比一棟經歷改造的老屋，主結構保持不變，但勇敢拆除腐朽或不合時宜的部分，再加入新舊融合的創新細部，讓使用者既有煥然一新的感受，又能回味美好的舊時記憶。

《城南舊事》是認識戰後臺灣文學的入門書。透過原著或譯本，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操著不同語言的讀者，得以認識因臺海分隔而離散他鄉的百萬人民，以及他們身上濃厚的思鄉愁緒。《城南舊事》的原作與譯作的讀者屬性可以不同，也不需要相同。外譯本可以對內流通，也可以走向國際。對內，在不同的專業學

¹⁵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2019 年畢業班：林季筠、陳麗惠、陳美諭、張斐舒。

¹⁶ 路易斯·卡洛爾。《愛麗絲夢遊仙境》。劉開鈴翻譯。臺北：野人。2020。

科教育上，原著或譯本均可當作跨文化學習教材；對外，譯本可做為海外兒少華裔的尋根讀物，連結兩代或三代人的成長記憶。《城南舊事》的譯本潛力不僅止於此，其文化外交價值相信也可以在海外教育場域中妥善展現。齊邦媛曾於德國講學時，將其當作教材使用，討論故事裡的女性生命與價值（蔡祝青，76-77）。另外，在容納不同移民的歐洲國家裡，例如：重視兒少跨文化學習教材的葡萄牙，便有透過外譯本認識外國文化的需求，作為建構兒童自我認同的學習題材。《城南舊事》若能透過兒少文學外譯形式推展，該書在多元文化族群教育上的功能與價值，也許更能被清楚看見。

除卻關心臺灣的研究學者型讀者，對於一般的國際讀者，外譯本的出版及行銷策略，以及翻譯手法需要更加「在地化」。齊邦媛經常與殷張蘭熙討論一些翻譯話題，像是「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503）。就前兩項，二位譯者已盡最大力量，將《城南舊事》的英譯本打造成經典譯作。研究者認為，當代的翻譯出版須在讀者反應與出版傳播方式上更加著墨，而協同翻譯的譯事模式值得參考，讓翻譯從單打獨鬥走向團隊合作，藉助群體的智慧與力量，為譯作注入更多新鮮活水，提供不同的呈現方式，打造出更適合新時代讀者的譯本。在多元文化與不同價值觀相互流通的世界裡，譯文整體表現需要納入創意與彈性。團隊裡除了不同的出版行銷支援人才，譯者也可考慮延伸翻譯專業，讓自己具備文案撰寫的能力，懂得如何蒐集與整合作品資訊，順利將譯語讀者領進異文化的作品世界，進而認識作品背後代表的一國歷史文化，以及原作欲傳達的其他訊息。

英國知名譯者汪海嵐（Helen Wang）及韓斌（Nicky Harman）的翻譯手法，加上其譯作的編輯與出版行銷方式，可作為臺灣推行外譯計畫的重要借鏡。兩位譯者皆活躍於非營利機構——紙托邦（Paper Republic: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該網站致力於推動華語文學英譯。汪海嵐自己更與另外兩名文學同好成立 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網站，自 2016 年至今，持續更新關於華語兒少文學英譯的推介。

汪海嵐的譯筆自由流暢、優雅簡練，不受原作字面文字與行文結構束縛。她著名的譯作有曹文軒的青少年文學作品《青銅葵花》（2005）（*Bronze and Sunflower*, 2015），此書讓她獲得英國 2017 年「沼澤兒童文學翻譯獎」（Marsh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而該譯本的獲獎成就也順帶提升原作的能見

度。汪海嵐曾翻譯臺灣作家林滿秋的少年文學作品《腹語師的女兒》(2015) (*The Ventriloquist's Daughter*, 2017)，以第一章為例，她大膽調整挪動中文語序及段落，不畏刪落或增補，讓英譯本的行文邏輯更加緊湊連貫，選詞用語及表達方式也傾向短潔，符合兒少讀者的閱讀習慣。英國利茲大學當代華語文研究中心 (The Leeds Centre for New Chinese Writing) 曾於 2017 年 10 月的讀書俱樂部撰文介紹林滿秋，當月她與汪海嵐更一同出席 *Young Adult Fiction from Taiwan: Lin Man-Chiu and Helen Wang* 的座談活動。

韓斌譯作豐富，擅長華語文學翻譯，近年著名譯作有《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2018) (*Our Story: A Memoir of Life and Love in China*, 2018)，該譯本榮獲「英國筆會獎」(English PEN Award)。從英譯本書名的選擇、書皮封面的設計與色彩，以及大量彩色插圖與漢字書法的出現，一連串行銷策略在在顯示出版社將譯作引進目的市場的企圖。原作為作者老年回想一生的種種人生經歷與生活瑣碎片段，譯作的行銷文案則格外凸顯原作裡老派卻不朽 (an old-fashioned story of enduring love) 的「中式愛情」元素，滿足外國讀者對東方浪漫情懷的想像。外譯本曝光於網路 (如網路書店 Amazon 或網路書櫃 goodreads) 的推介文訴求人生回憶與夫妻感情的全人類共同經驗，輔以最接近兒少讀者的彩色圖畫，毫無困難地打動老中青三代讀者，同時亦將原作充斥文化符碼的元素，例如：一國歷史片段、文化價值和婚姻觀念等，透過圖文傳遞給海外讀者。

柯倩華 (兒童文學評論家) 在《閱讀誌》網站解析中國童書的發展歷程時，將童書的海外推廣視作目標明確的文化外交戰。她在文中提出六項外譯行銷戰略，將「翻譯品質是獲得國際注目的重要關鍵」置於第二，第一個戰略反而是創作者的價值。依她所見，推銷書作時，除了行銷方法，作者本身非常重要，簡言之，「創作者是重要的資產」。藉此觀點，研究者認為林海音身為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代表作家，她的生平即是一個難得的「文化壓縮檔」，以組織管理策略學者瓦拉 (Eero Vaara) 的話來表示，即「將多重認同壓縮或整合成單一形象面貌」(compress or integrate [...]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single image) (424)。林海音在個人及工作雙領域的多重身分相信會是《城南舊事》外譯的行銷特色。

將「多重身分認同」作為書籍外譯的傳播主軸亦可應用於島上其他作家，舉例來說，嘉義詩人作家顧德莎 (1957-2019) 便是合適的人選。她出身閩南背景，幼時隨母親改嫁外省軍人，在眷村度過童年時光，成年後在客家家庭生活過一段

時間。成長於戰後臺灣國語運動時代的她，晚年以母親的語言創作臺語詩集《我佇黃昏的水邊等你》(2019)，展現臺語文的優雅朗誦特質。另一著作《說吧。記憶》(2019)為其人生書寫，回憶的不僅是個人的一生歲月，還有臺灣某一代人的共同成長經歷。如同出版該書的有鹿文化主編施彥如所言：「以文字工筆將一人的故事鑲嵌在集體的時代場景，六〇年代嘉義的庶民生活、八〇年代紡織產業的興衰。」該書包含的臺灣多重文化底蘊，加上作者不斷重組的身分文化認同，自然地賦予此書難得的外譯潛力與傳播價值。

一部文學作品的再譯與外譯，在「譯文忠於原文，譯筆力求優美」的翻譯作法之外，需要納入來自不同年齡層與文化背景的讀者聲音。一部文學作品的外譯也非永遠只能以純文學的方式出版。新譯本或不同文類形式的譯本並不會影響原作與原譯作的經典位置，反而可以給予活水，為其帶來新風貌，更可能喚起新讀者的好奇心與興趣，引領他們主動閱讀原作或原譯作，此舉不僅能夠提升原譯作的曝光，也更加證明原作的文學經典價值。當然，一部過去的時代經典是否具備再譯的潛力，不見得與文本的內容或價值直接相關。該作品是否符合當下的社會文化潮流、是否呼應當前的文學發展趨勢，可能也是再譯選擇的關鍵。若以時代需求為主要考量，無論是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或顧德莎的《說吧。記憶》，確實鏈結當下族群融合與臺灣文化輸出的風向，加上作者與作品都具備極有特色的行銷吸睛賣點，無論是否為文學經典，均擁有豐富的外譯價值。

歷史上，臺灣一直不斷有新移民的加入。一方面，寶島文化因而愈益豐富多元、充滿活力；另一方面，在每次的融合過程裡，島上卻也經常發生新舊移民之間的衝突。瓦拉(Eero Vaara)主張社會認同融合的過程必須經過兩個階段：一、先清楚了解「彼」與「己」的不同；二、接著再思索如何創造「彼」與「己」的共同(424)。換句話說，社會認同的建立需要奠基在文化包容與同理心的展現，透過容納不同聲音的文化能力去認識別人，並進一步確認自己在共融社會裡的認同。理解需要雙向流動，共同的社會認同感才有可能穩固建立。如羅大佑唱的臺語歌〈故鄉〉所示：

故鄉那是故鄉 按怎看攏同款

原那故鄉也是故鄉

無論按怎攏 MADE IN TAIWAN

.....

不管你是為叨來 攏同坐一隻船

歌詞不也反映客家古詩句「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¹⁷的包容心態？臺灣島上的遷徙行為從以前、到現在、到未來，都一直持續發生著。除了 1949 年渡海來此的移居者，依然不斷地移進許多從遠方來此定居的新住民，將這裡當作第二故鄉，也是他們下一代的故鄉，就如同顧德莎在書裡對她的眷村老家落下的這段文字：

當年風華正茂的媽媽們一個個老去，那些退休軍人比以前更老了，也都回去大陸探過親，之後還是回到這個小村子，慢慢過日子，這裡是他們一輩子最安定的時光，是他們第二代的故鄉。(230)

回歸譯者專業素養，若缺少對一部作品種種發生脈絡的同理心，如《城南舊事》一書展現的強烈撫慰及溫暖療癒特質，便可能無法於再譯本中成功重現。若缺乏從移民視域閱讀文本的眼鏡，《城南舊事》這部經典之作，無論是中文版或外譯版，都可能無法在新時代開展出新的意義，無法與當代社會文化的多層面向成功連結。

¹⁷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下六根步月樓保衛戰〉。《客家雲》。無日期。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5)。

參考文獻

- 蔡祝青。〈永遠超越的眼光 齊邦媛教授專訪〉。《婦研綜橫》。69（2003）：68-80。
- 陳碧月。〈林海音小說的女性意識〉。《臺灣文學評論》。2.3（2002）：128-31。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 五〇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聯合文學》。200（2001）：164-77。
- 陳玉金。〈城南舊事——從小說集、繪本到橋梁書〉。《臺灣文學館通訊》。26（2010）：91-93。
- 《城南舊事》。吳貽弓導演。沈潔、鄭振瑤、張閩、嚴翔、張豐毅主演。上海電影製片廠。1982。
- 董麗麗。〈《城南舊事》英譯本的方言趣味翻譯再現〉。《語文建設》。27（2017）：62-64。
- 顧德莎。《說吧。記憶》。臺北：有鹿文化。2019。
- 柯倩華。〈前進國際 1·借鏡〉從門外漢到 IBBY 主席，中國童書界如何攻下安徒生大獎〉。《閱讀誌》。2019。網路。（瀏覽日期：2020.10.18）。
- 李大容。〈論民國初年的女性服裝禮教—從林海音的《金鯉魚的百褶裙》出發〉。碩士論文。輔仁大學。2016。
- 林海。《城南舊事》。博德曼股份有限公司。1995。
- 林海音。《城南舊事》。臺北：格林文化。1999。
- _____。《城南舊事》。殷張蘭熙、齊邦媛翻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 _____。《英子的鄉戀》。臺北：九歌。2003。
- _____。《芸窗夜讀》。臺北：純文學。1983。
- 林文月。〈代序—兩代友情〉。《從城南走來》。夏祖麗著。臺北：天下遠見。2000。1-13。
- 龍騰技高國文：〈龍騰高職國文 1 第三課 爸爸的花兒落了 動畫〉。YouTube。2016 年 1 月 29 日。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8）。
- 路易斯·卡洛爾。《愛麗絲夢遊仙境》。劉開鈴翻譯。臺北：野人。
-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2009。

- 施彥如。〈山在不遠的地方——四月選書《說吧。記憶》〉。《博客來 OKAPI 閱讀生活誌》。2019 年 4 月 10 日。網路。（瀏覽日期：2020.12.05）。
- 〈台灣新文學史〉。《民視台灣學堂》。民視。臺北。2019 年 5 月 23 日。
- Tak Yan Chan：〈城南舊事_爸爸的花兒落了（剪輯）〉。YouTube。2019 年 9 月 4 日。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8）。
- 楊絢。〈她們的故事——林海音筆下的女性群像〉。《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20.11（2010）：40-45。
- 應鳳凰。〈比較林海音《城南舊事》的小說與電影〉。《臺灣學研究》。3（2007）：1-15。
- 張梵。〈翻譯中的形象：《城南舊事》英譯本中之老北京形象〉。《編譯論叢》。12.1（2019）：107-40。
-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下六根步月樓保衛戰〉。《客家雲》。無日期。網路。（瀏覽日期：2020.10.05）。
- 中央通訊社。〈殷琪母親殷張蘭熙辭世 英譯為台灣文學發聲〉。《中央社》。2017。網路。（瀏覽日期：2020.10.15）。
- 周兆祥。《翻譯初階》。臺北：書林。1996。
- Frankfurte Buchmesse. “The Netherlands: Social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Frankfurte Buchmesse*. N.p., n.d. Web. 28 Sep. 2020
-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2017. Print.
- Kloosterman, Rianne, et al.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Reading Socialization and Early Schoo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 Panel Study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3 (2010): 291-306. Print.
- Lin, Hai Yin. *Green Seaweed and Salted Eggs: Short Stories*. Translated by Nancy Chang Ing. The Heritage Press, 1963. Print.
- Lin, Man-chiu. *The Ventriloquist’s Daughter*. Translated by Helen Wang. Balestier Press, 2017. Print.

- Pires, Maria da Natividade. "Building Identity and Understanding Diversity"—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Potential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US-China Education Review A* 2 (2011): 251-62. Print.
- Rao, Pingru. *Our Story: A Memoir of Love and Life in China*. Translated by Nicky Harman. Pantheon Books, 2018. Print.
- Reiss, Katharina.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Susan Kitr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2nd ed. Routledge, 2012. 168-179. Print.
- Vaara, Eero, Janne Tienari, and Risto Sääntti. "The International Match: Metaphors as Vehicles of Social Identity-Building in Cross-Border Mergers." *Human Relations* 56.4 (2003): 419-51. Print.
- Williams, Lewis, Ronald Labonte, and Mike O'Brien. "Empowering Social Action through Narrative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18.1 (2003): 33-40. Print.
- Yang Ts'ui. "Lin Hai-y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12-2000*. Ed. Lily Xiao Hong Lee and A.D. Stefanowska. M.E. Sharpe, 2016. 336-338. Print.

